

画面

易小平

不知什么时候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喜欢在茶余饭后去湘江河边散步，不是因为年过半百需要养生了，而是因为衡山古城有了一条靓丽的风景带——滨江大道。这条大道既是县城抗洪大堤，又是集娱乐健身、观光赏景于一体的十里长廊。每天傍晚，华灯初上，许多市民都会聚集在这里，静静聆听美妙的江水拍岸声，深深呼吸花草散发的诱人芬芳，一些姐妹们每天还在码头边跳起欢快的广场舞。滨江大道处处欢声笑语，流光溢彩，呈现出一派祥和美丽温馨的景象。

谁能想到，近期连续罕见的暴雨让湘江无法承受，滨江大道在狂风暴雨中受到摧残，湘江河水陡涨，衡山古城告急！焦急、恐慌、期待的神情挂满市民的心头，临江不少商店业主眼角挂着崩溃的泪珠，而住在滨江大道旁边的我亦忧心忡忡。

衡山不相信眼泪！7月10日清晨，雨骤风狂中，一阵阵人声机声响彻在古城上空，似睡非睡的我立刻起床推开窗户，只见滨江大道上

人头攒动，好多台大铲车来回运输。原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号令下，各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打响了波澜壮阔的古城保卫战！

一边是洪水猛兽凶狠地吞噬风景带，妄图侵蚀衡山城，一边是党员干部临危不惧，与时间赛跑，与洪魔肉搏，他们装砂袋、扛砂袋、砌砂袋，现场不间断地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加高！加高！！再加高！！！”

顿时，一股暖流遍布我全身。许多市民也闻讯涌向滨江大道，他们看到此情此景，脱口而出：“衡山城有救了！”并自发成立了抢险服务队，加入了抗洪大军！几个小时过去了，连续奋战的党员干部累得精疲力竭，有的人腰部扭伤，有的人手指让砂石磨出了血泡，有的人几乎晕厥，而无情的雨水还在下，洪水仍在肆无忌惮地涨，不停地冲击着滨江大道上刚刚筑起的砂堤。

就在这汛情愈发严重的时候，人群中突然发出了高亢的欢呼声：“兵哥哥来了！兵哥哥来了！”我循

声望去，只见500多名武警官兵犹如天兵天将突然降临。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肩扛砂袋冲向滨江大道。

小憩之时，我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滨江大道上飘扬的红旗，到处是抗洪勇士忙碌的身影。

终于，洪魔在高高飘扬的红旗下巴怩了！终于，千年古城保住了！终于，衡山市民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终于，滨江大道这条独特的风景带获得了重生！

市民又像往日一样在滨江大道悠闲自在地散步。连日来，我漫步于滨江大道，心情无法平静。我爱家乡这条充满幸福感的风景带，但那幅由“初心”和“使命”的践行者塑造的壮观的抗洪画面已与这平常祥和的风景一同深深地烙在我心里。



一件都跟新的一样。那时能有两身像样的衣服就不错了，一套夏装，一套冬装。

有时夏天也烘衣服哩。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天刚刚冒着火辣的太阳放学回到家，就有人来通知我：“快，老师要我来叫你，快去学校跟老师一起去县里参加比赛。”我姐一听，喊声“一伢子”，急急说，“快脱了衣服让我洗洗。”我边啃着大红薯，边目睹着姐姐将我的衣服洗过后又生起柴火烘烤，烤得我姐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我们小学校离县城有40里路程，一下午紧赶慢赶也没赶到，只有赶夜路。碰巧傍晚时分下了一阵子雨，山路泥泞，加上我没得走夜路的经验，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摔得一身全是泥。到了县里住下，老师叹着气说：“我要是有钱，给你买套衣服还好些！”年轻的男老师无奈地帮我洗了衣服，还拿到锅炉旁烘烤了一阵子，为的是让我第二天有干净衣服穿。

现今的我已近花甲之年，简简单单回忆起穿着的几宗事儿，应该是同时代的朋友共同的辛酸经历。改革开放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不断繁荣，昂首进入新时代！

烘衣裳

唐胜一

前不久与朋友到上海出差，闲逛时，我看上了一款衬衫，挺刮，挺耐看。我嘟囔：“挺好啊！”店里美女听到后，立马取下来递到我手上，微微一笑说：“穿上看看，合身才买。”我穿上很合身，像是量身定做似的，不但美女店员夸，连朋友也赞：“太好了！太合身了！”人是经不住赞美和劝说的，我便高兴得飘飘然，嘴里蹦出两个字：“买了！”但一问价格，吓了我一大跳，5800多元哪！我本想打退堂鼓不买，却经受不起美女店员的激将法：“你要是身上没带够钱的话，下次来买也行。”“不，我有钱。”我掏出两叠百元钞票，同时还亮出几张银联卡，“还有刷卡也能消费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4300元成交。回到家里把这事给老伴一讲，老伴说：“我倒不在乎你买这么昂贵的衣服，可你老是买老是买，衣柜都装不下了，有些衣服你买回来收着都没穿过。你啊，是过去没得衣服穿，现在才不停地买衣服吧？”

我还真让老伴给说中了，过去真没衣服穿呢。

我家兄妹六个，我排行倒数第二。那时我们农村的规矩是，父母一般给老大置新衣服，老大长个穿不得了再给老二穿，老二穿后再给老三穿，以此类推。所以，一件衣服轮到我穿时，一个哥哥三个姐姐，至少也是六七年的旧衣服，补丁加补丁了。有次我生气地跟母亲说：“娘，为什么不给我做新衣服穿？”娘告诉我：“你哥是大小伙子了，你大姐也是大姑娘了，家里不但缺钱，而且布票也不够，总不能让你哥你姐穿得比别人差吧？”我哭闹着说：“再不给我做新衣服，我就烂衣服也不穿了！”

也许这次哭闹起了作用，父母终

于破例为我做新衣了。那是腊月的一个雪夜，爹从队里结算拿回10多元余款，开心地说：“终于不欠队里钱了，阿弥陀佛！”娘听得高兴，盯着爹手上的钱，松口气道：“该给孩子办件衣裳了。”爹同意。不过，为了究竟给谁办而争论了许久，最后折衷的办法是为我和三姐两人办一件共享的新衣裳，平常不让穿，谁走亲戚就让谁穿。到了正月初一，三姐主动将新衣让给我。我巴不得地趾高气扬，赶紧穿上。但到晚上，爹对我说：“崽崽今天穿着新衣是好看，可明天去不成外婆家喽。”“为什么？”爹告诉我：“这新衣明天轮着你三姐穿。”我不情愿地将新衣脱下给了三姐，随后躲到屋外哭了。三姐安慰我：“不哭，我帮你把旧衣裳洗了，今晚就用火烘干，明天我们一起去外婆家。”不料三姐瞌睡起来，把我的旧衣烘烤了。爹恼羞成怒，大发雷霆：“看你把弟弟的衣裳烘烤了，他哪有衣穿？你明天就别去外婆家了，把新衣给弟弟穿。”初二日，我穿上新衣欲出门去外婆家时，突然听到三姐趴在床上抽泣着哭出声来。我便对爹说：“我不去外婆家了，让三姐去吧。”说着脱下新衣，跑进屋去递给三姐。三姐不肯要，娘过来说：“弟弟让给你穿你就穿呗，带上弟弟，跟着你爹，一起去给外婆拜年。”屋外的爹听到，接茬道：“崽崽穿么子衣服嘛？”娘回答：“他穿我件衣，当大衣。”爹唠叨：“成何体统？”娘说：“孩子是去外婆家，不用那么多讲究。”三姐破涕为笑，感激地亲了我一把。

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烘衣服穿，特别是逢年过节，衣服烘得更勤。哪像现在衣服多得没地方放，随便拿出

父亲的读书梦

蔡 英

父亲有一个老旧的樟箱，里面珍藏着爷爷留下的《三字经》《论语》等线装书。粗糙的纸张，模糊的字迹，残缺的书页，散发着陈年老事的幽香，斑驳沧桑的记忆一点点浮上心头。

解放前，爷爷给地主家做长工，五岁放牛，十岁拖大车养家。自小向往读书的他，常躲在私塾先生的窗口偷听，这些线装书就是当年一位好心的老人送的。爷爷十六岁那年，湖南解放了，他便结束了长工生涯。因根正苗红，他被派去修建黄花机场。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热忱，爷爷废寝忘食地奋战在荒郊野外。别人做工到天黑，他劳动到半夜；伤到鲜血直流，撕根布条包扎好便上阵。一年后，组织送他读扫盲班。白天，他在工地上黑汗水流地背石头；晚上，在简陋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他入了党，分配到乡镇工作，先后担任过当副区长、乡党委书记、派出所长等职务。当了“官”的爷爷唯一的爱好是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地看书，时有作品发表在当地报纸上。

荒唐的岁月里，爷爷被打成右派，天天被抓着游街，素来胆小的奶奶急成重病，终日神志不清。后来爷爷恢复了工作，由于长年在城里上班，家里的重担自然落在身为长子的父亲身上。每天上学前，他得先到山上砍担柴；放学后，放下书包便要煮饭喂猪。因挣的工分不够，一家人难得吃顿饱饭。尽管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父亲却无法升学，因为干部子女的身份。于是，十四岁的父亲开始了拉大车生涯，每天拖着数百斤大车，沿着湘江辗转百里运送砂石。父亲结婚的那年，年仅四十九岁的爷爷因脑溢血突发，倒在办公室。弥留之际，爷爷拿出那些线装书叮嘱父亲：“你耽误了读书，一定要让子女多读书！”那一刻，父亲就发誓，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女们上学。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出生了，接着，妹妹弟弟相继出生。日子一天天好转，普通人家都能吃饱穿暖。地处穷乡僻壤，身无一技之长的父亲要供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上学，谈何容易！他当过卖苦力的石匠泥工，走街串巷做过小买卖，远走他乡打过零工，由于长期的劳作，父亲不到四十岁背就驼了，满面皱纹，暴躁易怒。可是再苦再累，他每天晚上都要抽时间看看书，写写毛笔字。我们喜欢阅读，就与父亲的潜移默化有关。记得小时候，父亲最喜欢雨雪天，这样他便可以在家安心看书。他无法给我们辅导功课，就经常拿爷爷和他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和社会。一直以来，我们个个发奋读书，不肯落后，破旧的墙壁上贴满了“三好学生”等奖状。父亲心酸而自豪地说，别人家用石灰粉墙，我们家就用奖状糊壁！

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多年没有出过大学生的村子沸腾了，道喜的鞭炮整整响了半个月。那个夏天，父亲最为欣慰，即使为借我的学费，他求遍了所有亲友，赔尽了笑脸。后来，两个弟弟也相继考上大学。再后来，我们毕业后都考上公务员，小弟还通过公开选拔考试成为家乡的副镇长。家里还是那栋七十年代末修建的土砖屋，处在高楼大厦之中，显得格外寒碜。可是父亲满不在乎，别人用钱建造的是“房”，他用心培养的是“人”。

我知道，其实年过花甲的父亲还是有遗憾的，我们没能读研，他希望孙辈们能读博深造。是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圆了父亲这个梦呢？